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十一回 活太歲驚心破膽

作福何由作不祥，不祥之事必成殃。人倫惟孝先為本，失此焉能把禍禳。你到空著急，莫心忙，當初誰教你虐親娘。饒君就有捶娘手，難遣今朝太歲王。 右調《鷓鴣天》

說這屠氏猛然見個大貓，忽吃一驚道：「那碗肉，莫是這個業畜偷吃？若送在這畜生肚裡不打緊，明日又要連累我淘氣。」不覺就掉下淚來，悶悶昏昏，好生煩惱。呆呆坐著，守眾人吃完酒出門，幾次欲上前問問兒子，又恐他嚷罵，幾次又縮住了口，不敢問他。那杭童名雖請客，只當請了自己，客人散時還不曾有一點酒氣，自己倒灌的稀醉。送了客去，回來倒身就睡。屠氏晚飯也沒有心腸去吃，只喂飽遺姑，收拾完鍋灶碗去，也就上牀。越想越愁，那裡睡得著，整整一夜沒有合一合眼。

到次日起來煮飯，杭童對母親道：「將昨日那碗肉，替我蒸在飯上。」屠氏好不著慌，驚問道：「我昨日開櫃，只見個空碗，只說又是你拿去添與人吃酒，這等看起來，像是被那瘟貓吃了。」杭童登時暴躁如雷，跳下牀來，狠嚷道：「你一日爬起來，做些什麼事？櫃也不肯開關，只好燒灰罷了！怪道昨日不肯整治，我就曉得你看不得我吃，你料道與自己沒分，故此不管閒事，由這孽障吃去，方才快得你的撈心。天下人壞，壞不過你的噁心腸，這齋還要吃他怎的？這佛還要念他何用？老早現你年把世，跑你的老路，還是正經事。」罵得這老人家閉口無言，垂頭墮淚。杭童惱得飯也未嘗吃，歎氣出門。屠氏心中苦楚，一面哭，一面領著遺姑，坐在後邊一塊園地上向日。

忽見一個女尼走來問訊道：「老菩薩見禮了。」屠氏忙答禮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師父是那個寶庵的？」女尼道：「貧僧從上天竺來此，特來化老菩薩，結個大大的人緣。」屠氏道：「我家淡薄，結不起個緣，師父莫怪。師父要結什麼個人緣，若是我老身有的，盡著奉上。」女尼道：「貧僧不化你銀錢布帛，不化你柴米齋飯，單化你懷中所抱的小孫女，做個徒弟。」屠氏道：「我只得這個孫女，怎麼使得。」女尼道：「貧僧非無故來化，只目此女，命當壽夭；又因老菩薩行善，不忍慘苦，故此化你，結個人緣。」屠氏再三不肯，女尼道：「既是不願，貧僧告辭了。」遂向著遺姑與屠氏點了兩點頭，連聲歎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」一路歎息而去。屠氏也不放在心上。

那遺姑可煞作怪。起初一見女尼走至，將臉藏在屠氏懷內，再不敢一動；及女尼去了，才敢伸出頭來玩耍，又要往地上去扒。屠氏將他坐地上，自己拿著一串數珠，喃喃念佛。那遺姑在地上扒來扒去，歡喜異常。扒到前邊，看見一堆鬆泥，將手去扒，竟吃他扒下一個深坑，忽然扒出一個東西，小女兒心上駭怕，大聲啼哭起來。屠氏正低著頭一心念佛，聽得遺姑哭泣，猛抬頭，見他扒去有一丈多遠，在個泥堆邊啼哭，慌忙跑去將他抱起轉身。忽見塘內一件物事，仔細一觀，卻是一個肉餅，其形黃色，扁而又圓，沒有頭足，滿身有千萬個眼孔，或伸或縮，在那裡動。屠氏不知何物，也嚇得腳軟。恰好杭童回來去瞧看，見還有半個還在土中，遂將泥土扒開，掘將出來，竟有一個簸箕大。心中奇異，將腳去踏上兩腳，其物甚軟縮起來，只有拳頭大，伸開時就如個大團簸箕樣。杭童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業畜，待我結果了他的性命。」就拿起扁擔盡力去打。不打則罷，他去打時，打一下大一圍，打兩下大兩圍，不曾打得十來下，其物登時長得有半畝的田大小，嚇得杭童口中亂喊，丟下〔扁〕擔忙走不迭。屠氏抱著遺姑也急急飛走，早驚得街上許多人來看。只見其物依還照舊，如個團簸大小，只是個個眼孔中出泥，眾人俱不識得，你猜我疑，只遠遠站開不敢惹他。

杭童有了眾人，壯著膽，復又走將來，就賣弄手段道：「列仁一個不要動腳，待我叫這奇物變個樣你看。」就踏大步走上前，舉起扁擔，著力一連打了一二十下，其物比前更是不同，長得又圓又平，又高又大，竟如個小小土山一般，眾人一齊駭然大聲喊叫。杭童道：「列位不要亂嚷，待我到他背上去玩玩。」遂將身一跳，竟站在其物背上，只是其物軟如爛泥，兩腳齊齊陷住，隨腳消長。杭童提起腳來，那東西就隨腳長起來；杭童踢下腳去，那東西也隨腳軟下去。杭童初意只說是件好玩的東西，一個高興上去，還指望顯個能，及上去時連腳也不能動一動，又不能下來。正在著急，那東西忽然將身拱起，把杭童捧得高高的，只一扭，早把杭童一個倒栽蔥直撞下來，幾乎跌死。眾人忙將他扶起，看時已跌得頭破血淋，好生狼狽。屠氏心中肉疼，眼淚汪汪忙扶他回去了。

眾人心內害怕，欲去報官，內中有個年高老者道：「莫忙，這是多大事，也欲去驚動官府。我間壁有個極有學問的高秀才，博古通今，無所不曉，待老漢去請他來看看。他讀的書多，或者認得也不可。」老者說完，就頃刻去將那高秀才約了來，舉眼便大驚道：「啊呀呀，是那個作此大禍？這事非同小可，快些用土掩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，怎這般利害。」高秀才道：「《鴻書博議》上說道：其形如肉，其色頗黃，無頭無足，有眼千行，可大可小，扁而不方。隨年安向，犯之遭殃。其物也是名太歲，這就是他。快買分紙馬安他。」眾人聞知是太歲，俱嚇得飛跑，還虧這老者膽大，請分紙馬磕頭禱祝。但見那太歲眼中吐出若干泥來，登時將自己身子掩好，老者與高秀才俱各回去，不題。正是：

禍福無門，惟人自招。

再表杭童回家，將頭紮縛起來，疼痛不止，反抱怨母親道：「好端端要出門去闖魂，惹出這樣事來，帶累我吃這等苦楚。」嘮叨叨直怨罵到晚。聞得說是太歲，也暗暗驚恐。到臨睡時，掀開被來，卻不作怪，早間那個肉餅兒，好好蓋在被中。驚得沒做理會，就連蓆子來卷卷，往門外一擲，回來尚兀自心中怯怯，連睡也不敢去睡。坐了半會，走起身要小解，才動腳就踢著一塊稀軟的東西，忙點燈一照，卻又是那個肉餅，越發魂膽俱喪。急轉身要擺佈他，出去又踏著一塊。再照時，卻另有一塊，連連退腳，不防後邊又是一塊。硬著膽把眼四下一望，誰知遍地都是這件東西。若大若小，滾來滾去，不知有幾千百塊，腳腳踢的俱是。駭得兩汗淋漓，見沒處下腳，忙向牀一跳，幸喜牀上卻沒有，遂將衣服脫下，權做蓆子，扯過被來，連頭緊緊蓋著，再也不敢則聲。不一會，睡夢中只覺身子壓得重不可當，好不難過，用力掙醒，伸手往肚子上一摸，卻摸著一塊軟癡癡冰冷的東西，貼在肚子上。料道：「就是那件怪物。」慌忙跳起身來，大喊：「快點燈來救命。」屠氏從夢中驚醒，忙起身點燈。才下牀，就踹著軟物，及走時踢腳絆手，俱是稀軟的東西。屠氏道：「地上是些什麼東西，又軟又多？叫我好生難走。」抬頭見桌上燈還未曾熄，向前換明，低頭看見滿地肉餅，嚇得戰做一團。那杭童乘亮再把牀上一看，但見堆砌累累肉球，登時毛骨悚然，若有個地洞，也鑽下去了。一會忽遺姑也叫喊起來，屠氏拚命去瞧，看原來也是一個肉球，蓋在他臉上，遂忙將遺姑扯進來抱在懷中，母子孫三人這一夜，一直弄至天曉，不曾的睡。

次早，杭童顧不得害怕，只得動手將滿屋中肉餅，拾在籬內，挑送出去。就整整挑了有十幾擔，越搬越有，直挑至日中，方才挑完。且喜眼前清淨，那知到晚又有比昨更多。次日，復又打掃出去。如此一連幾日，日裡送去，晚上就來，吵得家中沒有一刻寧靜。

不知竟如何得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